

悉尼夏天过春节

□朱霁云

春节，是冬天迎春的节日。然而，我却在夏天过了一个春节。

那是2018年的春节期间，正逢我们在澳大利亚悉尼与儿孙们团聚。中国和澳大利亚分处北、南半球，四季正好相反，我们过春节的冬天，悉尼是夏天。

当年2月15日是农历除夕，我和妻子早早去家附近的Campsie小镇。镇上熙熙攘攘，满满的除夕气氛。我们来到通利超市，我们买了春卷皮子等晚上急用的，匆匆而归。

因为安排了晚上到悉尼歌剧院听交响乐，下午5点，儿子、儿媳接回上学的两孙子。一到家，老伴摆上了烧烤三文鱼、羊排、红烧袋鼠肉、白烧鳄鱼汤、蘑菇炒青菜和春卷，祖孙三代6人，风卷残云吃完了晚饭。

驱车20分钟，我们来到悉尼歌剧院。虽是傍晚，还是热气袭人，周围插满彩旗，上面画了各式各样的狗狗，还搭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五彩狗，大家纷纷拥着狗合影，和华人一起喜迎中国农历的狗年。

观众冒着炎热，均着正装、穿皮鞋入场，在音乐厅外的围廊喝咖啡，吃冰淇淋，观赏悉尼海湾的夜景。晚8时，悉尼交响乐团演奏开始。上半场演奏的西洋乐曲，我和不少华人似懂非懂，强打精神。下半场，中国某

地学生交响乐团一曲中国民乐《春节序曲》开场，华人听众立马腰杆挺直，精神振奋；接着《我的祖国》，观众席的鸦雀无声中，激荡着豪情，奔放著壮怀。在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时而舒畅如流水，时而轰鸣似雷霆的旋律中，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度过了除夕之夜。

大年初一一大早，大孙子高声叫道：“爷爷奶奶中国年好。”小的也跟着唧唧呀呀。因为是星期五，儿子儿媳照常上班，两个孙子照常上学。“爸，找些红包给我。”离家前，儿子说。我翻出一二十个，儿子每一个放入纸币澳元，说是给员工发红包。当天整整一上午，我们跟老父亲和国内的亲友视频、微信祝福春节。悉尼家的周围大多住的是外国人，风光如常，毫无春节的气息，偶尔看到院门上贴着大红对联的，才稍稍闻到一丝春节的味道。晚上，儿子回来让我们看他拍的视频和照片，除了有他给员工发红包，和员工欢聚一堂的，还有舞狮子的队伍到公司，敲锣打鼓、祝福吉祥，直到给足了红包，他们才欢天喜地舞到另一家公司。大孙子带回来同学给他的礼物，有各国小朋友的折纸、写的卡片，英文写着“中国年快乐！”

正月初二，星期六，正好是他们的休息日。我们全家来到悉尼市区。

儿子的公司在著名的乔治街上，临近唐人街，附近灯杆上飘扬着狗的图画，购物商场悬挂着巨幅海报，广场上搭建着狗的模型，华人店门上贴着大红对联，不断传出广东音乐“恭喜你恭喜你……”，满街是红灯笼、中国结，满眼满耳的春节。夏阳高照，热浪滚滚，人们穿着短衣短裤，趿拉着拖鞋，熙熙攘攘。外国人看到华人面孔的，比平日笑容更灿烂，有的还会拱手示意。所有的中国餐馆里，满满当当的中外食客，排着长长的等待队伍。喧天的锣鼓声把两个孙子引领过去，我们来到一个大商场，一支舞狮队、杂耍队正在一楼表演，各楼层站满了观客，中外小流流连忘返，外国的大人更是目瞪口呆，有的竟还手舞足蹈起来。忽然，一群白人青少年冲着我们一家哇哇哇哇啦，神态十分夸张，吓得老伴倒退几步，儿子赶忙说，他们用德语祝福我们中国年快乐，我们笑逐颜开，忙用英语说“谢谢”！

悉尼港湾的达令港，是市中心最大的游乐去处，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正月初三。依然烈日炎炎，但树荫处、帐篷下凉风习习。大孙子带着小孙子，和各种肤色的小孩一起，赤脚玩沙子，穿短裤玩水，在儿童游乐场奔跑、攀爬。来了一支十几个西方人的吹奏乐队，忽而欢快，忽而铿锵的乐

曲，集聚了几十个中外小朋友。音乐继续嘹亮，小朋友们却如小鸟般飞向港边，原来，一支华人“财神”队伍浩荡而来，带头的装扮成传说中的财神爷，一路发送红包，小孩们见着有份，欢欣雀跃接过，孙子打开红包，里面是5角钱的澳洲硬币。紧随“财神爷”后的披红戴绿，载歌载舞，殿后的是鼓乐队，吹吹打打，惊天动地。

入夜，达令港火树银花，摩肩接踵，各式各样的大型彩灯遍布，有狗为主的12生肖，有各种形状的大红灯笼，有中国的古镇古街、小桥流水、古典园林，无数小孩手提刚买的彩灯，在飘洒的人造漫天大雪中闪烁、穿行。8时整，音乐喷泉在海湾升起，西洋乐和中国民乐交替奏响，一刻钟的烟花五彩缤纷，悉尼海港一派春节的洋洋喜气！

第二天星期一，虽然是农历正月初四，儿孙们上学、上班如常，我们在家观看春晚，咀嚼着渐渐远去的年味儿。

悉尼夏天的春节，新鲜、多彩而又恍惚、少味。似乎少了除夕的家人大聚会、围坐看春晚，少了长假优哉游哉，亲友团聚、走动，少了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踏雪放鞭炮，街巷堆雪人，春节不那么地道，不那么完美了。

弹指一挥间，我寓居如城已有三十年。每每年末，我总要回老家石庄蒸馒头。

老家的发酵馒头，是用浆糟做的，皮面是起层的，吃起来特筋道，用土语说，就是“有嚼头”，好比听了乡间的童子戏，耐人寻味，寻的还是“乡味”。

一进入腊月，妈妈就心心念念，盘算着买肉、虾米、萝卜、蚕豆等，猪肉要精选上好的肋条，然后绞成肉丁，如肥膘太厚，还需将多余的肥肉熬成油，将油渣切碎备用。肉丁放在锅里炒，炒时需放入料酒、生姜、葱；买回的萝卜，要洗净、再刨成丝，还要将渍水榨干，再到肉里去，最后加上虾米、油渣。蚕豆需用水淘清，放在高压锅里煮，待煮烂后，再洗成沙，将小豆沙倒进锅中，待豆沙里的水全部蒸发后，加入适量的猪油，开小火，不停地翻炒，还要加上一些白糖，便算熬制成功。不管是萝卜丝，还是豆沙馅，都要一个个搓成圆。

冬天的早晨，寒气袭人。母亲、妻子和我，便早早起床，收拾好馅料、盆子、食品袋、围裙和手套等，摸黑从如皋城里家中出发。大约五十分钟后，就来到石庄做馒头的地方。这里原是石庄酱醋厂的一个车间。刚下车，便遇见了高中时的老师，他年逾八旬，精神蛮好，也是从城里赶过来的。据馒头店里人说，每年都有许多外地人来这儿做馒头。

轮到做我家馒头了，我们一家几个人齐上阵，忙着搬馅料、给糖馒头点红点，帮着装笼。等到全部装上笼后，就可以休息片刻。九点多钟的太阳，晒在身上，挺暖和的；晒在馒头上，飘扬的热气，若隐若现，伴着香味，引得人垂涎欲滴。幸好有个老规矩，馒头一出笼，大人也好，小孩也罢，一定要吃上几个刚下笼的馒头，肚子大的能一口气吃上四五个。我家的馒头蒸好时，时钟刚好敲响十一点。

岁月沧桑，往事如昨。如今，石庄的馒头，既是一种文化传承，也是一种游子乡愁。

蒸馒头

□吕师杰

贺年卡

腊月贺卡寄，
旧时乐趣岁末忆，
新岁灾祸避。



怀想年画

□陈健全

春节将至，翻着一本《中国年画》，一下子打开记忆的闸门。真的，那一幅幅年画不只是挂在墙上的风景，更是印于心中永恒的风景。

小时候，一到过年，家家户户少不了要贴年画。于是，进了腊月，如城跃进路钟楼前的新华书店里，年画就自然成了主角。一楼是六开间的大厅，从东到西的棚顶、两侧墙壁上都横拉着长长的几道铅线，上面一溜溜的悬挂着花花绿绿的年画，以及红红火火的春联。而且，每张年画下面都别着一张标有号码的白纸条，如果你相中哪张，报上号码。至于年画的内容，丰富多彩，有风光，有草木，有人物，有故事，还有样板戏。

人声鼎沸中，爸爸每每选两副春联后，总会眯着眼，左挑右选，挑几幅雅致些的画儿。譬如，郑板桥的兰竹、陈之佛的莲花、关山月的红梅、王叔晖的人，等等。

而我，在那“读图时代”，最喜欢的莫过连环故事的年画。至今难忘自己第一次挑中的年画——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，一套二张，每张六幅连环画。因为那年小学语文课本里

正好有这么一篇课文。加之，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动画片的情景再现，我情不自禁哼起那首歌“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，不如我们草原的羊儿多……”，我的心痒痒的，嘿！赶紧让爸爸将这画拿下。

当然，还不可或缺一幅年有余的民俗画。它可是妈妈喜欢的。画的一个胖娃娃，藕段似的双臂，怀抱大鲤鱼，喜笑颜开的。爸爸将它们统统卷成一轴，兴高采烈地把它们带回家。

买回家的年画，先插在堂屋条几的一对帽筒里。待到三十夜那天下午香气氤氲时，也就是年夜饭忙得差不多的空档，全家总动员，贴年画啦。

刚掸过尘的屋子，新裱糊过的板壁，干干净净，虚位以待。妈妈用面粉调水就着煤球炉打好糨糊，爸爸连忙搬张方凳子，站上去负责贴，我们负责看贴得正不正，指挥着上一点、下一点或者左一点右一点，一家人说说笑笑中，随之齐声叫“好”——年画周周正正，且散发阵阵油墨香气。

顿时，整个老宅焕然一新，喜气洋洋，年味浓浓。



一张是《西施浣纱》，另一张是《貂蝉拜月》。两张小卡均为正方形，右上角印有凸起的白色凤凰，彩色主图则为四分之一扇形。形状的变化、色彩的对比，令人悦目。背面印有“1980”、三个月的日历，及中英名“中国外轮代理公司”（年历卡的发行者）、“Four Beauties in Chinese History”（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）。

望着这两张年历卡，我想起了自学的中国历史，儿时过年的喜悦又涌上了心头。

闻香识年味

□郭继锋

桃花坞木版年画滥觞于明代，流行于清初，与天津杨柳青齐名，民间称为“南桃北杨”。细细观赏上述四张桃花坞木版年画邮票，具有强烈的江南风韵：画面构图，丰满中不失均衡；笔墨用色，艳丽中不失风味；人物形象更是栩栩如生。四张年画邮票具有装饰美、浪漫美，又有民间艺术风格，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年味。

妈妈今年新选的加工店，就是看中了老板特别舍得用面粉这个优点。同样的一笼36个馒头，别的店快出笼时还有空间能用手拨得动馒头，而这个店馒头如织只能一下子先倒出来慢慢再理。吃一个这样的馒头特别管饱，会让胃子半天都消化不了，一碗稀粥配半个馒头可能正好。

馒头店离家有4公里远，而且还隔着一条公路，还需在公路上骑行800米。父母早晨已先送了馅儿到店里排队，午饭后妈妈执意要自己先骑电瓶车去看啥时轮到加工我家的，姐姐就骑个电瓶车陪着我妈一起过去。

只一刻钟吧，我就收到了姐姐发给我的定位，说是馒头已经下笼了。我快马加鞭，赶到了加工店帮助拿馒头。

其实，百十来个馒头也可不用我专门跑一趟，我最主要是放心不下80岁的妈妈骑这么远的电瓶车，而且还有一段汽车、路况都较复杂的800米公路。

跟在妈妈和姐姐的电瓶车后，我慢慢地开。其实妈妈的驾驶技术真的很熟练，从公路左拐进入居住线大路时，妈妈停在公路边，确定前后没有汽车的危险距离后，才左拐进入乡间小道。

车上正好听到了阎维文的《母亲》，碰巧就让这首歌在这个时点提起了我听歌的兴趣，循环播放两遍也就到了家。

从车上拿出馒头，收拾好我带走的，其余分袋包装，往小冰柜里塞。满满的冰柜，塞满了年的味道。

有馒头，就有了过年的意味儿，真好。

梅花迎春

□陈正言

黄昏的院落里
寒风飒飒，乌云低垂
细雨蒙蒙，梅叶枯黄
一束束枯萎的腊梅枝条上
梅朵满枝，点点开放
她在风雨严寒中来到人间

洗妆真态，不假铅华御
生机勃勃，幽香暗浮动

那一朵朵梅花啊

她不怕寒潮劲吹
她不需百花齐放
也不求蜂蝶蝶使
独领风骚，极尽风情

她那孤独的美姿和坚韧
让众花含羞，让鸟蝶断魂
她给人间带来美丽和希望
她给严寒带来暖心和暖流
她给新的一年增添了喜庆